



case. 双貌塔伊泽路玛 (下)

[田] 三田诚 / 著
[田] 坂本峰地 / 绘
何杨 / 译

君
主

埃
尔
梅
罗

二
世
事
件
簿



四川美术学院出版社

君主·埃尔梅罗二世事件簿



case. 双貌塔伊泽路玛（下）

[日] 三田诚 / 著

[日] 坂本峰地 / 绘
何焜 / 译

四川美术出版社

Lord El-Melloi

II

Case File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君主·埃尔梅罗二世事件簿. 3. case. 双貌塔伊泽路玛. 下 / (日) 三田诚著; (日) 坂本峰地绘; 何炆译. —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10-8432-4

I. ①君… II. ①三… ②坂… ③何… III. ①长篇小說—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2304号

原著名: ロード・エルメロイⅡ世の事件簿3 「case.双貌塔イゼルマ(下)」, 著者: 三田誠, 绘者: 坂本みねち, 日版设计: WINFANWORKS

LORD EL-MELLOI II CASE FILES Volume 3

©TYPE-MOO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5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策划并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21-2018-543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君主·埃尔梅罗二世事件簿3 case.双貌塔伊泽路玛(下)

Junzhu · Aiermeiluo Ershi Shijianbu 3 case. Shuangmaota Yizeluma (xia)

[日] 三田诚著; [日] 坂本峰地绘; 何炆译

出品人: 马晓峰

责任编辑: 康宏伟 杨东

文字编辑: 张泽阳

美术编辑: 何晓静 杨玮

责任校对: 周挺

出版发行: 四川美术出版社

成都市锦江区金石路239号 邮编610023

成品尺寸: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7

字数: 140千

印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
印
书
定

版权

本书

联系

电话:

官方

公司联系调换。

业园3-07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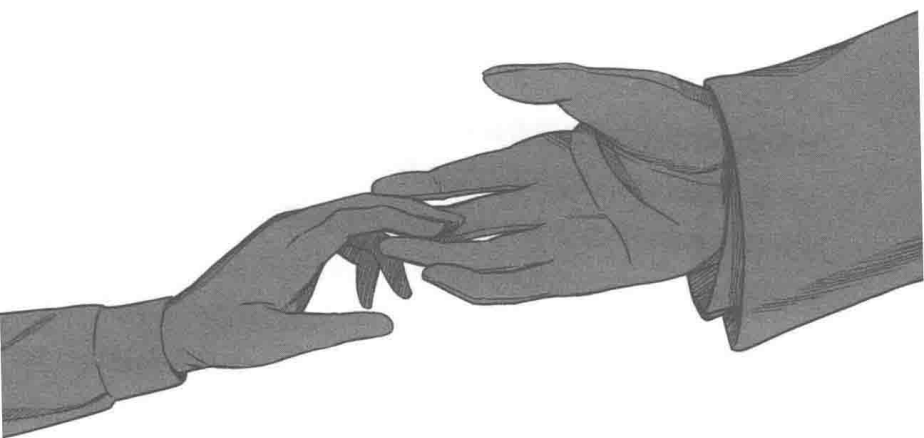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目录 Contents

序章	1
第一章	9
第二章	59
第三章	119
终章	187
解说	207
后记	211



◆ 序章 ◆





“你觉得人会成长吗？”

宛如祈祷般地吐露而出的这句话——若单看字面意思，或许会显得傲慢，有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意思，会让人认为是在说“凡人终究只是凡人”。然而，说这番话的人却无比真挚，听起来甚至感觉他的话语之中寄托着无可替代的心愿。

或许这也的确很符合当时的舞台。

在古老凄清的教堂中，黑色的玛利亚像俯视着我们。实际上那压根就不是玛利亚像这类祥和的东西，但至少对周围的群众是这么宣称的。

接着他又问道：“我经过不断学习，变得擅长计算，熟记历史。就这方面而言，人确实能够成长。在我的学生中，也有不少人只需结合其个性与特点，给出些许建议，他们就会突飞猛进。然而，在本质上，这真的能算是人的成长吗？”

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次面对如此直白的询问。

啊，这也许和平时不太一样。回想起来，自我懂事时起，就几乎未被人目不转睛地注视过。我在群体中总是鹤立鸡群，受到保护，结果能和我正常进行交流的，就只剩下被赋予人格的魔术礼装了。

我一直都蹲在笼罩在黑暗之中的教堂里。我的人生承受着身边众人的期待，结果我却一事无成，只懂得一味逃避。

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颜色呢？

我总是在想这个问题。

其实，我明白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世界。只是因为我看待世界的双眼蒙上了阴影，所以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逃离黑白的世界。

灰色、阴郁而模糊（Gray）。

我从一开始就明白，无论逃到何处，自己都是这般德行。相较之下，埋在黄土下的人们是多么的诚实啊。他们已然从一切虚荣、一切欲望之中解脱出来，他们已经不必再撒谎，所以才会有无比的自由。与如此凄惨落魄的自己相比，可谓有着天壤之别。

最终在那个人到来之时，我已经心灰意冷，就连蹲着都感到疲惫不已了。

还记得，当时他像平常一样抽着雪茄。

他身着黑色西装，背对着透过彩色玻璃投进来的阳光。他的表情在逆光之下显得很是僵硬，明明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看起来却又像个少年。

“可是……”我发出声音，“你……即便在时钟塔，不也算是最成功的人之一吗？”

就当时的我而言，说出这般探究他人私事的话语着实少见。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就是想问一下他。即便与自己一贯的作风有着些许出入，我也依然想一问究竟。

于是，他不情愿地承认道：“嗯，我在这九年多的时光里，



的确获得了一定的地位。”

在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叹息与懊恼，一点也不符合“获得了地位”这番话。

宛如老旧的齿轮发出嘎吱声，他带着低沉的呻吟摊开双手，把戴着黑色手套的十指交叉到一起，再次说道：“我现在能使出一些比以前像样些的魔术了，还学会了不值一提的策略与交涉方法。魔术的造诣也可以说是有了些许进步……但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连我也听得出，那想必是无数个夙兴夜寐的日夜。

恐怕是一段磨肉碎骨般的时光吧。我头脑并不聪明，也不了解他所属的那个名为时钟塔的组织。尽管如此，我也能充分想象出，他经历了何等的钻研与克己，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

事到如今，他却否定了这一切。

“从前，我参加了一场在远东的战争。”他说道。

他突然转变话题，使得我霎时间跟不上他的思维，他也不要管我，而是自顾自地继续说道：“众多英灵与御主参加了战争。英灵自不用说，与英灵缔结契约的御主也都是现在的我也无法企及的高手与杀手。当时的我远比现在稚嫩，若问我为何能在那样的战争中幸存下来，我只能回答一句‘幸运所致’。因为太过稚嫩，所以谁都没把目光放到我身上。啊，若换成如今的我，恐怕早就被人提防，反而会被轻而易举地杀掉吧。”

他的话语中没有任何的推测。

尽管他加上了“恐怕”这个词，但我还是能感受到他这句话的沉重，他肯定是在脑海中进行过成百上千遍的模拟。在这

些模拟之中，他到底死了多少次呢？

他在教堂冰冷的空气中开口说道：“既然如此，岂不是以前的我比现在更为优秀？”

“正如您所说，这应该是幸运所致的吧……”我支支吾吾地反驳道，因为我产生了一种必须反驳的感觉。然而——

“嗯，没错。不过，这种靠着幸运或偶然就可以颠覆的东西，真的能称之为成长吗？”

“……”

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

他并没有诱导话题，而只是自始至终都在讲述同一个话题。他虽然话多，却没有半句花言巧语，只是耿直地不断思索同一个问题。这倒的确很有他的风格。

他实在太过笨拙，那一本正经的态度甚至令人不禁苦笑。

不过，也许换作别的任何人，都不会像我这样想吧。

“人生的分岔路都是由小小的幸运或偶然所决定。既然如此，在真正意义上，人真的能有所成长吗？你不觉得，其实所有人都像小孩子一样，一直渴望遵从某位了不起的……与生俱来的王者吗？”

他的语气听来既像是放弃，又像是在极力反驳某人一般——所谓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但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

到底是在反驳谁呢？

他仿佛正怒视着栖身于地狱中的某物，语气越发激动起来。

“我没有丝毫成长，从那时起就再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完全没有靠近理想中的自己。”



“.....”

他的话语中渗着鲜血。

灵魂的伤口绝不会愈合，至今仍在冒出鲜红的血液。不，他就像在抗拒伤口愈合似的，把指甲刺进自己的身体。因为只有刺痛灵魂的痛楚，方能令他回忆起原始冲动。

“我想改变。”

他应该年近三十了吧。

在这样的年纪，而且还取得了同行业者也为之侧目的成就，为什么还会说出“想改变”这种话呢？而促使他说出这番话的契机其实一点也不耀眼夺目，绝不是那些手攥星辰的天才口中的那种永无止境的上进心。

“厌恶。”

我暗忖道。

这种感情我非常熟悉，它就像淤泥一般填满了我的身躯。

啊.....

就在那时，我明白了。

故乡的人说我该多改变下自己，好好利用难得的天资。一个人有才能却不为世界做贡献，本身就是难以原谅的罪过。

另一方面，有些偶尔传入这乡下地方的书籍上却总是大言不惭地写着“应当接受原原本本的自己”之类的话。灌输些不负责任的甜言蜜语，说什么“哪怕自己既没用又丢人，也应当保持自我”，看得我眉头大皱。

而眼前这人却不同于上述二者。

即使不去看他那刻在眉间的皱纹与紧紧抿住的双唇，我也

能感受到。他既拒绝轻易地改变，也拒绝懒惰地一成不变。

“然而……不，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和我一起来。”他说道，“这只是我任性的请求，我也不一定能给出让你满意的报酬和未来，反而还可能让你身陷危险。就算撕开我的嘴，我也不好意思说‘我会保护你’之类的话。反而只能由你来保护我，甚至到最后很可能只有我能活下来。”

他一字一句，诚恳地说道。

我觉得这些坏处他大可一字不提，但或许这也是他的性格所致吧。

“……”

他的诚恳让我得以窥见另一个事实。

与渗透在话语之中的鲜血与刺痛灵魂的伤口一样，他现在仍处于痛苦之中。他为过去的抉择、现在的生存方式，以及将来或许会出现的可能性而深深苦恼，痛苦得宛如撕心裂肺一般。

因此，他的话才会如此毫无道理地深深打动我。

“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你能和我一起来。”

“……”

我想，既然如此，不如就答应了吧。只要能一起烦恼，一起痛苦，一起受伤……

那肯定比最睿智的贤者的回答，更能为我指明前路……我如此想道。

“能答应我……一件事吗？”我说道。

“请一直讨厌……我的脸吧。”



至今我依然忘不了他当时狼狈的表情。

我想，他应该是个好人吧。毕竟他会为初次看到我的脸时吓得发抖的失态而感到羞愧。

不过，过了几秒钟，他还是推了推嘴上的雪茄，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答应你。”

君主·埃尔梅罗二世——我的师父如此说道。

◆ 第一章 ◆





“自那之后……到底又有了什么变化呢？”

记忆突然涌上心头，我忍不住轻轻眯起眼睛。

之所以会回忆起过去，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理由。只是因为师父背对着夕阳，深深低着头的样子与那时有些相似。

即使变得能成就什么事情，也并不代表有所成长。

明知如此，师父却还是不断重复这种事情，因此他才会一直活得那么痛苦。明明如此痛苦，他还是不曾逃避，不像我这样只知道蜷缩起来。至今我仍不明白，他为何能坚持下来。

这里是一座小山丘，对面正好就是我们之前眺望伊泽路玛阳之塔与月之塔的地方。青草散发出浓郁的热气，偶尔会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透过草丛与土地的间隙，隐约可以看到几个兔子的洞穴，让人不由得感慨，不愧是成为名作舞台的土地。我在故乡也曾看过几本可爱的彼得兔与其家人的绘本。

从山丘上俯视，只见似血的残阳与浓雾逐渐笼罩住四周的草原，将世界替换成遥远的幻想乡。

师父一言不发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走，先去做好上阵的准备吧。”

师父撂下这么一句豪言壮语后，再次回归到调查工作当中。

不过，斯芬带来的纸片和后续的调查似乎也带来了些许进展，师父时不时地想到些什么，向我和莱尼丝确认事件的来龙

去脉。

“最初提出要逃命的就是黄金公主，对吧？”

“没错，正是如此，我的哥哥。我还不至于错认那样的美人。”

“于是，第二天早上你们在黄金公主的房间发现了尸体，而且房间的魔术锁（Mystic Lock）依然处于锁定状态。”

“嗯，是的。”

师父就这样逐一梳理着事件的经过。

在伊泽路玛的社交晚会结束之后，黄金公主向莱尼丝进行试探，提出要逃命到埃尔梅罗家，即贵族主义派。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来到黄金公主的房间，就发现她已经变成支离破碎的尸体，而身为第一发现人且被咨询过逃命事宜的莱尼丝则成了嫌疑人。随后，女仆卡里娜也被发现身亡，特里姆玛乌因为手上沾有女仆的鲜血而遭到伊泽路玛的禁锢……师父不停地记着笔记。

他用的是一支绘有狮鹫（Griffon）图案的漆杆钢笔。我记得这支笔是由上上代君主流传下来的，据说他很钟爱这支笔。本来师父拒绝接受埃尔梅罗的任何遗产，却难得一见地收下了这支钢笔，由此可见，他有多喜欢这支笔了。

我很喜欢微微混杂在空气中的墨香。

这气味与雪茄的烟味一样，总是附着在师父身上。我发现，每次自己嗅到这些味道时，就会很不可思议地冷静下来。我也不清楚是什么缘故，或许是师父使用了什么促进精神安定的香料来辅助使用魔术吧，不过我也没打算刨根问底。

就在这时，从旁边传来了争吵的声音——

“所以说，真正的凶手是使用巴顿术的人！巴顿术真是强大无敌！即使从悬崖上摔下来也不会有事，还能用点穴使人爆炸！不管是穿墙还是隐形都是小菜一碟！”

“这是什么荒唐的魔术啊？你还是先搞清楚，这到底是武术还是魔术吧！”

“巴顿术就是巴顿术啊！那可是自夏洛克·福尔摩斯流传下来的传统技艺，老师肯定也会的！毕竟侦探会巴顿术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弗兰特，你这家伙居然敢把老师与侦探这种下贱的职业混为一谈？”

“是啊！正统的巴顿术还会用到手杖！手杖肯定就是魔术触媒！所以这是专为魔术师打造的武术！现在之所以没有流传开来，想必是有人将其私藏起来，只供自己家族使用。”

弗兰特·艾斯卡尔德斯与斯芬·古拉雪特，虽然他们两人都是金发碧眼，但给人的印象却迥然不同。前者是个满嘴胡言且吊儿郎当的少爷，后者则是个带着野性气息的英俊美少年，两人被誉为埃尔梅罗教室在读学生中的双璧。

“而且，夏洛克·福尔摩斯不是很有浪漫色彩吗？还有开膛手杰克，虽然很恐怖，而且这么说有些对不起受害者，但他也算是为伦敦历史增添色彩的超级之星，不是吗？”

“别把老师和杀人魔相提并论。不论是夏洛克·福尔摩斯还是拿破仑，都不过是在文学或历史上引人瞩目而已，根本无法与老师同日而语。”

嗯，斯芬的回答也相当离谱。在新世代（New Age）当中，

虽然也有人将师父视为英雄，但实际上这两人才是其中的最右翼，或者说是急先锋。可以的话，我们还真不想理会他们，但如果放任不管，他们可能会越闹越凶，甚至破坏周围建筑。他们可谓是如今埃尔梅罗教室最大的烦恼之源。

“……”

只不过，我无论如何都不想靠近斯芬。

与其这样说，倒不如说他总是喘着粗气，侵略性地接近我，估计他相当讨厌我吧。虽然我早已习惯不受人待见这种情况，但他对我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抗拒，还是让我有些难过。

就像现在，即使和弗兰特聊着天，他还时不时地看我几眼，果然是在戒备我吧。

“不不，怎么可能嘛。”旁边的莱尼丝突然开口说道。

她抱膝而坐，脑袋靠在膝盖上，神色愉悦地斜眼盯着我。看着她嘴角泛起的坏笑，我不禁担心起来，自己是不是又要遭到戏弄了啊？

“你、你是指什么呢？”

“你啊，肯定是在想，斯芬是不是讨厌你吧？”

莱尼丝仿佛看透一切似的扬了扬下巴，让我不禁屏住呼吸。

“莱尼丝小姐，读心这种行为……”

我话还没说完，戴着帽子的少女便已双肩颤抖着，掩嘴轻笑起来。

“根本没必要这么做，光是从你的表情就能看出来了。严格来说，重点是看你瞳孔的转动方式，以及手指和手的动作。也许你觉得自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其实你相当健谈，甚至可